

1949

50

山西文艺创作五十年精品选

短篇小说卷

〈上〉

李锐◆主编

北京文艺出版社



50

山西文艺创作五十年精品选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短篇小说卷藏书章

〈上〉

李锐 ◇ 主编
段崇轩 ◇ 副主编

北京文艺出版社

山西文艺创作五十年精品选
1949—1999

短篇小说卷（上）

七月古庙会
那是一只灰猫
长院奶奶
伤疤的故事
南山的灯
老长工
于得水的饭碗
“锻炼锻炼”
套不住的手
我的第一个上级
结婚现场会
赖大嫂
在住招待所的日子里
大路宽又长
王林林
时间
顶凌下种
新麦
老二黑离婚
椴柄韩宝山
甜苣儿

上卷

胡 正	七月古庙会 (《火花》1956年11期)	1
	那是一只灰猫 (《山西文学》1997年8期)	17
韩文洲	长院奶奶 (《火花》1958年2期)	30
孙 谦	伤疤的故事 (《火花》1958年3期)	45
	南山的灯 (《火花》1963年6期)	71
束 为	老长工 (《人民文学》1958年3期)	89
	于得水的饭碗 (《火花》1959年12期)	102
赵树理	“锻炼锻炼” (《火花》1958年8期)	116
	套不住的手 (《人民文学》1960年11期)	139
马 烽	我的第一个上级 (《人民文学》1959年6期)	150
	结婚现场会 (《人民文学》1980年1期)	167
西 戎	赖大嫂 (《人民文学》1962年7期)	181

	在住招待所的日子里 (《山西文学》1983年3期)	197
刘德怀	大路宽又长 (《火花》1963年7期)	225
黄树芳	王林林 (《火花》1963年12期)	244
焦祖尧	时 间 (《收获》1965年1期)	258
成 一	顶凌下种 (《汾水》1978年8期)	277
周宗奇	新 麦 (《汾水》1979年10期)	298
潘保安	老二黑离婚 (《汾水》1979年10期)	322
张石山	橄榄韩宝山 (《汾水》1980年8期)	343
	甜芭儿 ——《仇犹遗风录》 (《青年文学》1986年6期)	363

中卷

杨茂林	酒醉方醒 (《汾水》1980年10期)	389
柯云路	三千万 (《人民文学》1980年11期)	403

张枚同	程琪	拉骆驼的女人 (《汾水》1981年7期)	448
王东满	柳大翠	一家人的故事 (《山西文学》1982年1期)	468
马 骏	两只牴羊 (《山西文学》1982年2期)	498	
韩石山	连阴雨 (《人民文学》1982年6期)	512	
权文学	在九曲十八弯的山凹里 (《山西文学》1983年9期)	524	
张旺模	明珠放彩 (《晋阳文艺》1982年9期)	539	
许元上	为我们干杯 (《山西文学》1983年9期)	558	
王西兰	耒铃叮当的季节 (《山西文学》1983年10期)	573	
钟道新	风烛残年 (《山西文学》1983年11期)	588	
李逸民	追 悔 (《山西文学》1984年2期)	611	
义 夫	花花牛 (《山西文学》1984年6期)	626	
张 平	姐 姐 (《青春》1984年6期)	644	
徐 捷	斑蹄儿 (《山西文学》1984年9期)	661	

燕治国	晨 雾 (《山西文学》1985年8期)	686
吕 新	那是个幽幽的湖 (《山西文学》1986年2期)	698
王子硕	心 病 (《山西文学》1986年5期)	710
李 锐	合 坟 (《上海文学》1986年11期)	723
崔 巍	银手镯 (《山西文学》1987年2期)	731
王博勤	小老五 (《山西文学》1987年5期)	747

下卷

郑惠泉	春 韵 (《山西文学》1988年3期)	767
毛守仁	死 舞 (《山西文学》1988年5期)	782
曹乃谦	到黑夜我想你没办法 ——温家窑风景(四题) (《北京文学》1988年6期)	796
房 光	莠麦谣 (《山西文学》1988年7期)	805
谢俊杰	缘 分 (《山西文学》1988年11期)	836

	(《人民文学》1962年7期)	
	在住招待所的日子里	854
	(《山西文学》1983年3期)	
刘德怀	大路宽又长	861
	(《火花》1963年7期)	
黄树芳	王林林	873
	(《火花》1963年12期)	
焦祖尧	时 间	890
	(《收获》1965年1期)	
成 一	顶凌下种	898
	(《汾水》1978年8期)	
周宗奇	新 麦	918
	(《汾水》1979年10期)	
潘保安	老二黑离婚	938
	(《汾水》1979年10期)	
张石山	橄榄柄韩宝山	949
	(《汾水》1980年8期)	
	甜芭儿	970
	——《仇犹遗风录》	
	(《青年文学》1986年6期)	984
杨茂林	酒醉方醒	
	(《汾水》1980年10期)	992
柯云路	三千万	
	(《人民文学》1980年11期)	1004
张枚同	拉骆驼的女人	
程琪	(《汾水》1981年7期)	1016

	柳大翠一家的故事	
王东满	(《山西文学》1982年1期)	1028
	两只牴羊	
马 骏	(《山西文学》1982年2期)	1045
	连阴雨	
韩石山	(《人民文学》1982年6期)	1058
	在九曲十八弯的山凹里	
权文学	(《山西文学》1983年9期)	1080
	明珠放彩	
张旺模	(《晋阳文艺》1982年9期)	1090
	为我们干杯	
许元上	(《山西文学》1983年9期)	1106
	缕铃叮当的季节	
王西兰	(《山西文学》1983年10期)	1121
	风烛残年	
钟道新	(《山西文学》1983年11期)	1141
	追 悔	
李逸民	(《山西文学》1984年2期)	
	花花牛	
义 夫	(《山西文学》1984年6期)	
	姐 姐	
张 平	(《青春》1984年6期)	
	斑蹄儿	
徐 捷	(《山西文学》1984年9期)	
	晨 雾	

七月古庙会

◆ 胡 正

1

农历的七月，在农村里是多么美好的季节！炎热的夏天刚刚过去，秋天的凉风就要吹来；农民们经过了紧张的夏锄、夏收，丰盛的麦子已经收在家里，那绿油油的秋庄稼也有了指望。这时候，当人们从地里回来，吃过晚饭以后，就三个一堆，五个一伙的，在村当中，在打麦场边的树阴底下，快活地闲谈起来。谈起今年的庄稼，谈起快要到来的七月十五日。七月十五日是大峪口村里一年一度的欢乐的节日——古庙会。赶会时，家家都要添置些收秋的家具，再买点家常用的东西。有的就想买头牲口，或者用自己的瘦驴换个骡驹。秋天忙，冬天冷，老人们留下的这个七月古庙会是多么应时呀。赶会时，每年还要唱一台好戏。于是，人们又谈起了哪一年是谁来唱的戏，唱得如何如何，你说这一个唱得好，他说那一个演得强；你说今年还要请这家来唱，他说今年一定要请那家来演，于是，又引起一场愉快的争论。

在这些人们愉快的谈天的时候，在许多人家的大门口，你又会看见不少的闺女和媳妇子们，坐在那里做针线活。这

一个缝的是粉红色的衫子，那一个又做着一件花裤子。在这些年轻的女人们当中，有一位名叫李兰花，她正在给自己赶缝一件淡绿色的短袖上衣。到七月十五那一天，周围村里的人们都来赶会、看戏，她的好人——未婚夫当然也要来。从春耕开始以后，他们已经有半年没见面了。于是，她低低地唱着歌子，让针线在衣衫上飞着，直到太阳落下西山，灿烂的晚霞映红了她那快活的脸。

2

就在这时候，工作组的魏志杰同志到这里检查工作来了。

魏志杰一来就召集了所有的乡、村干部，并且一开头就问道：

“你们的生产工作做的怎么样？”

乡支部书记赵福增就向他报告了当前村里的生产情况。

魏志杰听着他的报告，有些不满意。他觉得乡支部书记有些自满情绪。不是吗？春天订的生产计划中，锄草三遍已经完成，好像就等待秋收了，“闲七月”的思想竟这样严重，但他又想到自己来这里的任务时，也就心平气和了。他到这里来的目的，就是要检查生产工作——当前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当他临来的时候，工作组长还希望他在这里取得经验，以推动全县的生产工作。他满心欢喜地接受了这一个重要的任务，而且满怀信心地要做出一番成绩来。他来的时候，一路上还想着如何胜利地展开轰轰烈烈的生产运动。于是，他就打断了乡支部书记的谈话，直截了当地说道：

“群众还没有发动起来，这怎么能行！今天晚上召开群众大会，我做一个紧急动员报告。”

事情就这样决定了。

村干部都散了。乡支部书记赵福增有一个习惯，当上级干部到他村里来的时候，除了工作汇报以外，他总要闲聊一些村里的事情。但今天呢，他刚想说话，却只见魏志杰同志坐在那里写起报告来，他就不好开口了。但是，有一件事情，而且是这几天很多人经常向他要求的一件事情，他不能不请示一下。

“魏同志，这村里每年七月十五要赶会、唱戏，这两天群众又嚷开了，要请一台戏来。”

“甚么？赶会、唱戏？”魏志杰不知是惊讶呢，还是奇怪，但最后他就采取了坚定不移的态度：“现在正是开展生产运动的时候，你们却要赶会、唱戏，那怎么能行！”

赵福增还想再说些甚么，但魏志杰已经趴在桌子上了，他只好不辞而别。

3

开过群众大会以后，村子里确实呈现了一幅使魏志杰同志高兴的景象。虽然当天晚上有些农民因为开会耽误了多半夜睡觉，有些不高兴。但村里人们也都愿意以紧张的劳动，提前超额完成生产计划，迎接他们的古庙会。于是全村的农民们，连那些长了白胡须的老汉们，也拿起了锄头、镰刀，起早搭黑地到地里锄草、割堰畔的草，压绿肥。大峪口村的农民们在响应祖国的号召方面，是不会落后的。同时，他们

还有一股劲儿，到七月十五赶会、唱戏时，让外村的人们看看大峪口村的庄稼长得多么好，地里的草锄得多干净。妇女们呢，她们也要让外村的人们看看：大峪口村的庄稼是出色的，妇女劳动是好样的，穿戴是漂亮的。所以，虽然七月十五的庙会好像迷了她们的的心，虽然她们半夜半夜在油灯底下赶缝新衣衫，但是，第二天刚刚天亮，她们就到地里去了。

这样紧张地过了五天，农业社和大部分互助组都完成了生产计划，眼看就到七月十五日，村子里又嚷起了唱戏的事情。一到晚上，三五成群的年轻人和老汉们，就到乡政府来了。开头他们是探听、要求：

“七月十五眼看就到了，咱们是请谁的戏呀？”

“早些去想啊，不要临吃糕时还没有碾米，那就赶不上啦。庙会也得早些张罗啊。”

接着，他们对于村干部们的解释不能满意了，失望之后，生气了。

“春天是春耕忙，夏天是夏收夏锄忙，我们还说老人们留下的这个庙会正合农时，不想又来了个生产运动。可我们也没有耽误生产呀！再说劳动一年还在乎这两天，让赶赶会、看看戏！过几天就要收秋，收开秋，你就是请来戏吧谁有工夫看；收罢秋，天也冷了！”

“是啊，那时候就说叫看戏吧，谁能在风雪地里冻半夜，咱们又没有戏园子。”

冒失的人们就说的更难听了。

乡支书赵福增听着这些话，心里难受极了，虽然这些话多是牢骚，但魏志杰同志不让唱戏，自己又不能在这样的场合说出来。他只好忍着群众的埋怨、讽刺，甚至谩骂，向群众说着连自己想也想不通的所谓“解释”、“说服”。但越是

这样，他心里越觉得痛苦。后来，他觉得不能这样下去，他就下了决心再去和魏志杰同志研究。

这样子，农民们才算又抱着一线的希望，慢慢地走散了。

4

乡支书赵福增和乡长、村主任，以及农业社的几个干部，一齐来找魏志杰同志。他们先汇报了这几天的生产情况，随后就提出了赶会、唱戏问题。

魏志杰同志竟有点生气了：

“怎么又提赶会、唱戏？我不是已经讲过啦！”

村干部们就谈起了最近群众中的一些反映，但魏志杰却打断了他们的汇报：

“这是少数落后青年的要求，你们为什么不多听听那些积极生产的劳动群众的呼声？”

农业社的一位年轻的分队长说道：

“这是大多数群众的要求，老汉们嚷吵得更厉害。”

“那你们要向群众做解释工作啊！要教育群众，不能做群众的尾巴！你们不想一下，赶三天会、唱三天戏，会耽误多少生产，一天以一个劳动力锄一亩地计算，全村要少锄多少地？而生产工作又是当前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

乡支书赵福增鼓了鼓勇气，说道：

“可是，大家情绪不高，就会影响生产。如果是眼前有当紧的任务，一天空也没有，或是夏收不好，秋田没有指望，那么群众也不会要求赶会、唱戏。现在呢，夏锄计划超

额完成了，夏田收得好，秋苗也长得好；又是每年的庙会，我觉得应该考虑群众的要求。如果我们的工作做得好，唱戏也可以鼓励大家的情绪，也可以推动中心工作。”

魏志杰冒火了：

“情绪，就凭那些《白蛇传》、《劈山救母》，世界上根本不存在的迷信东西，和农业生产毫无关系的戏，也会鼓励生产情绪？笑话！”

赵福增没有被他的冒火吓住，他也有些不满意地说道：

“我们当然不愿看迷信的戏，可是，《白蛇传》也不是赖戏。反正看一次好戏，干起活来倒有精神。我觉得社会主义是叫人们生产得好，生产得痛快，绝不是叫人们死死地受苦，连会也不叫赶、戏也不叫看。”

魏志杰更火了：

“那叫享乐主义！你们要提高警觉性，在落后群众的乱吵乱嚷当中，要注意坏人钻了空子！”

这样一来，村干部们自然不敢再说了，一个个呆坐在那里。魏志杰也在地下烦躁地走来走去。现在看来，落后的群众甚至连乡村干部们，要求唱戏的情绪是越来越厉害了，但自己是到这里检查生产工作的，还要在这里做出示范性的成绩来，难道竟让唱戏？不！他对于群众的生活、情绪、痛快或闷气，是想得很少的。他所考虑的是一切服从当前的中心工作，至于怎样才能做好中心工作，他是想得很简单的。他认为只要领导上有决心，群众就会跟上自己走的。那么眼前的问题怎么办呢？那只有首先打通村干部的思想。于是，他就走到主任跟前问道：

“你的意见呢？”

“不唱就不唱吧，看戏又不能顶饭吃。”

“对呀，这不是教育群众的最好内容！”魏志杰高兴了。“还是吃饭要紧，所以要动员大家努力生产，超额再超额地完成任务。好啦，你们应当立刻去召开农业社各分队和互助组各组的会议，深入讨论，继续贯彻。”

村干部们只好这样散了。

乡支部书记赵福增却不愿意就这样走。

“我觉得这样处理不大妥当。”

“怎么不大妥当？村主任的思想都通了，而我们党的支部书记，却成了尾巴主义！还有，刚才和你们一起来要求唱戏的那个小伙子是谁？”

“李双宝。”

“哼，看戏的积极分子！”

“对他可不能这样说，他是社里的分队长，又是劳动模范。他是反映群众的意见……”

“算啦！”魏志杰又打断了他的话，“对于群众的意见，我们要站得更高一点去看它。你不仔细想一想，唱三天戏，对你们村里的生产会有多大的损失，这个数字我已经给你们说过了，现在我们再算一个数字：如果要唱戏，你们每户最少要来五个客人，一个客人每天最少吃一斤粮食，三天就是十五斤，全村四百多户就是——小一万斤。待客还要吃点好的，再加上供应摊贩的粮食，你算算，要浪费多少！”

乡支书赵福增怀疑地说：“我看这个算法不大恰当。邻近村的客人看完戏会回去吃饭，远处的亲戚朋友呢，就以我家说吧，就是不唱戏的话，每年也总要来往一两趟。至于说大吃大喝，浪费，那我们在什么时候都是要坚决反对的。再说我们这一带的群众都有这个习惯：七月会上要添置些收秋的家具。供销社也接到县上的指示，要通过这个庙会活跃农

村市场，咱们为什么不乘这个机会好好开展一下工作呢？”

“借口！”魏志杰觉得乡支部书记竟和他强词夺理地辩论起来，冒火了。把纸烟头往地下一摔，来回走了几步，极力压住了他的火气，又对着乡支书说道：“县供销社的指示也要考虑，只顾自己本位工作，毫不考虑中心工作——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生产，那怎么能行！”随后，他又在桌子周围转了几步，沉重地说道：“现在看来，你的思想是不容易一下子打通的。那么这个村里的工作只有暂时让村主任负主要责任了。你么，明天就到匡村去，匡村的工作在你们乡里也不算起色，同时，到那里去以后，会冷静一点，好好地检查一下自己的思想。”

乡支部书记赵福增再无话可说了，看来，说也没有甚么用处。他低着头在那里呆坐了一会，只好窝着一肚子闷气走回家去。

5

第二天清早，赵福增起来以后，就带了两件衣服，背了一个小挎包，准备到匡村去。虽然他昨夜没有睡，翻来覆去也没有想通，但对于到匡村去，他还是服从分配的。不过，他想去匡村之前，再到农业社去看看，他对社员们这几天的情绪是不大放心的。

他走进了农业社的办公室里，正碰上桑林有老汉向农业社主任请假：

“我老伴病了，夜晚上折腾了半夜，我到城里去请个医生来看看。”